

百丈有一次問黃檗，「甚處去來！」禪云：「大雄山下採菌去來。」百丈說：「還見大蟲麼？」檗便作虎聲。百丈便拈斧作斫勢。檗遂打百丈一個耳光。百丈哈哈而笑，便歸隱座謂衆云：

「大雄山有一大蟲，汝等諸人，切須好看。老僧今日，親遭一口。」

既不會是奇特事，又何能容得一點機心來？百丈以童心問大蟲，黃檗便以童心扮大蟲，大蟲於此既成一尋常玩意，則百丈陞堂，自然會說出一個童話世界來。童話世界，會很奇特，但以童心視之，不是至以尋常麼？

雪峰示衆云：「南山有一條驚鼻蛇，汝等諸人，切須好看。」長慶云：「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。」輪到雲門，便以拄杖攬向雪峰面前，作怕勢。在這裡，所構成的也是一個童話世界，並不是一個奇特世界。玄沙禪師於此曾說：「用南山作什麼，」這一問是問得極好的，因為有一驚鼻蛇，即是構成一個童話世界，不必更用南山道：

劉鐵磨（尼）到澗山禪師處。澗山云：「老牛，汝來也。」鐵磨云：「來日臺山大會齋，和尙還去麼？」澗山放身臥，鐵磨便出去。這裡也構成了一個童話世界，不是奇特世界。澗山會道：

「老僧百年後，向山下檀越家，作一頭水牯牛，左脇下書五字云：澗山僧某甲，且正當恁麼時，喚作澗山僧即是，喚作水牯牛即是。」

要知：有事來，喚老牛。放身臥，便出去。這會是如何自在，這會是如何尋常？只尋常自在的世界，便是一個童話世界，便不是一個奇特世界。在眼前的世界裏，你想祈求奇特嗎？果真如此，眼前就是奇特。腳底下會是驚鼻蛇，手指處便是妙峰頂。

僧問趙州：「如何是妙峰孤頂？」
趙州云：「老僧不答備這話。」

僧云：「爲什麼不答？」
趙州云：「我若答備，恐落在平地上。」
福保和尙和長慶和尙遊山次，福保以手指云：

「只這裏便是妙峰頂。」

長慶云：「是則是，可惜許。」

要知妙峰孤頂，奇特是奇特，但說出，也終於是落在平地。既落在平地，則所謂妙峰頂，也不過是平地特起，隨地都是。如此，手指之處，便莫非奇特，俱成妙峯了。只可惜只此便是妙峯，到頭來竟都熟視無睹。人都是在奇特裏希求奇特，只因不識奇特，所以另求奇特。至此，觸體遍野，又何怪其然。

趙州凡見僧便問：「曾到此間麼？」回答會到或不會到，趙州總說：「喫茶去。」院主便因道：

「和尙尋常問僧。會到與不會到。總道喫茶去，意旨如何？」

趙州叫一聲院主，院主應一聲諾。趙州就說道：

「喫茶去。」

喫茶事至尋常，會到與不會到，又豈奇特？所謂獨坐大雄峯，原也只是喫茶去。

奇特的不是常道；但常道理，儘是奇特！

僧人要問如何是奇特事？竟不知獨坐大雄峯喫茶去。反要去禮拜着，這如何能叫百丈不去打？雪竇禪師於此有頌道：

「祖域交馳天馬駒，
化門舒卷不同途，電光石

火存機變，堪笑人來持虎鬚。」

人皆知天馬駒日行千里，橫行堅走，奔驟如飛。百丈和尙在禪宗的領域中，據說也是東走向西，西走向東，一來一往，七縱八橫，殊無少礙，如天馬駒相似。在化門舒卷裡，百丈儘是豪傑之士，蹊徑自別。所謂獨坐大雄峯，正是百丈實有的氣象，而僧人爲其如實言之，亦即如實見之，故即禮拜。此僧人因亦非尋常不識奇特者。獨具隻眼，有如電光，實存機變，一似石火。惟百丈從馬祖處得來的大機大用，已早歸於平實，歸於常道。僧人所禮拜的氣象，對彼已是厭煩之舉，此之謂堪笑人來持虎鬚。所以百丈便打。

打是做什麼的？
打是打歸常道裏。



刻木 茂其陳

像 佛